

戎政典第七十四卷

校閱部藝文一

請習校部曲疏

齊王融

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餐小惠參國事之眚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晏安旻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旣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鶡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獵狁薦食荒徼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兵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卽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預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訓知人之哲

大閱賦

唐梁獻

惟聖有作含靈大庇萬邦以平羣動咸遂輸瑜景集削衽磨至猶且修干羽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司尙黑服建黑旗各率屬以于往昭用衆之在茲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徇陣旆游旌控高鞠百其勇倍其信駢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鐳鑠之數物有攸施坐作疾徐之節教無不順咸以律而自勉諒匪高而匪吝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芄野而作鎮邊陲削平天下文明遂以畋而以狩知足食而足兵戎士趨夫呈才逞武將櫻戾以雄入顧振旅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矩崇七德之豐禁邁三驅而誇詡豈惟兆於熊羆固乃除於獯獹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眈眈騰驤天動地岌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惟皇建中昭明有融止戈爲則垂衣是崇混車書於無外尙可施於一戎別有明試疇庸舉惟慚德徵於二柄或不爽於爲邦形於一言庶無忝於觀國

大閱賦

胡璜

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禦寇而上下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

涿鹿之戰顛頊列共工之陣足以克定禍亂天祿永終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若乃元冥用事律
變冬中塞地馬肥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
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琬弓月滿寶刀霜利甲
前驅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者也爾其兵勢崩騰軍容翕習元甲鱗布長戈岳立虞
人萊野羣吏作旗事著六職禮分四時可以順少長匡邦國匪盤匪遊有典有則是時也長楊草落
鄠杜霜明旣不虞而作式亦因狩而治兵大田獲之以三品和門樹之以兩旌抱木之猿見矯矢而
遙泣傷弦之鴈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旣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
車而各主豈卽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昆明池習水戰賦

王起

伊昔漢武將吞遠戎鑿昆池之澹澹習水戰之雄雄池則無涯寫滇河之象戰思拓土合水國之風
將以規遠略恢聖功遐方不擁獷俗來同豈徒列萬艘之邐迤翫一沼之冲融乃命搜舳艫徵卒伍
剡楫櫂備金鼓得欣飛於荆江獲文身於越土榜人來萃水客斯覲介夫伋伋將率牛以交映晝颺

呀呀與石鯨而封吐奚去陸以習坎方整衆而耀武武之耀兮昭彰衆之整兮張皇攬繁弱拔干將
可以摧南方之銳可以挫北方之強列萬夫之貔貅雜五兩之雪霜躍彼漣漪見魚麗之出遊乎洲
渚知鴈翼之張觀乎作軍政臨武事進退有節沿洄趨利或連兵而鳥逝或應鼓而麋至令肅而必
平戎鹵教成而不可奪帥四遐縱觀士德增修森森兮烈於武庫赫赫兮敞以層樓文物驚乎海若
聲名震乎陽侯河漢爲之震蕩却灰爲之沉浮則知水陸之謀無闕則遐荒可伐舟車之利克全則
珍寶爭先故能立功於窮裔垂盛於當年國家以四海波清九裔草偃感彼洪沼猶連漢苑餘波尙
在空發藻以潛魚水戰不修恥勞師以襲遠實我皇之清淨宜福祿之來反

孫武試教婦人戰賦

李銑

昔孫武子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月則乾效坤蓋利德之並用故文武而兼存
所以安社稷保子孫恢霸圖慮併吞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
必干戈之有備今者革車千乘介馬萬轡外多勁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雖寡
人之不德知將軍之自試聞女子之難令豈習之而能致不然者則無以表將軍之異武曰唯唯大

王之所示乃召內宰出麗嬪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已申肅肅兮其氣益振今日寵不可恃法有所尊當秉心以受教勿怙色而驕人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却立晒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旣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戶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尊吾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貌如虎可以服楚越懾齊魯惟大王之悉觀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之講武王曰始也壯卿之術今也信卿之效將遇敵而可敵故難教而可教乃朝羣臣御正殿授以斧鉞使其攻戰王不失王道武不辱武戰戮二姬而顏色匪忤制敵國而軍聲大變於是孫子用兵有獨斷之名尤不若吳王有割愛之善

大閼賦

宋王禹偁

大閼之義載於春秋彼乃一國之軍禮千乘之諸侯曾未若天子之大閼揚神武而闡皇猷天祚有宋授禪於周太祖以武功戡定太宗以文德懷柔億兆人兮頌聲作四十載兮王澤流二后上仙貽厥孫謀一人繼統承天之休大舜孝思四海遏密高宗諒闇三年宅憂俯順先王之喪紀重違百辟

之勤求於是延英入閣端冕凝旒鈞臺錫宴拊石鳴球天地同和覩來庭之鳳舞君臣相遇歌在藻之魚遊惟聖克念惟皇聿修方欲生擒頡利血滅蚩尤輯大勳而光祖考練武經而平寇讎以爲天生五材孰能去其兵革武有七德予將整乃戈矛時也鷹隼擊虹蜺收隕籙飛乎原隰嘉禾斂乎田疇因農隙而順時令數軍實而修戎政野廬設次甸師奔命御幄立而天開教場平而霜勁雷動風行千騎萬乘於以威八荒於以安百姓師出以律我所以表嚴莊之稱器不示人我所以執征伐之柄乃幸近甸出重城天步順動帝車啟行申軍令以偃草揭靈旗於畫荊赳赳洸洸衛社之將帥皇皇濟濟扈蹕之公卿從龍雲合捧日霞生鹵簿前驅按禮文而不忒招搖在上法天象而有程肅肅戈戟鏜鏜鼓鉦期門吹飛雲蒸而鱗萃材官騎士岳立而山橫旌旗衣服文物聲明列羽林之仗空細柳之營錫鸞和鈴鏗天籟於曉吹槍棊鋒盾戢星芒於太清皇帝乃降步輦陞帳殿明誓六師誕修一戰法武侯之陣示以縱橫按風后之圖親加訓練出遊兵以定兩端握奇數而制四面搖乾蕩坤飛霆走電八尾四頭千化萬變開闔舒卷若常山之蛇蟠沸渭喧闐如滄海之鼉扑則有超乘賈勇戲車爲郎挾輶射戟挽強蹶張劍倚青漢戈揮太陽可以越巨壑踏崑岡壓乎北方之強又若屈

產新羈渥洼逸駕汗血蘭筋騰霜照夜師子花獐胡孫色赭可以走高山突平野勢吞乎南牧之馬
莫不虓若虎貔猛如熊羆鑿兵神速曠騎颺馳前御其前必參長而補短陣閒容陣亦鴈行而魚麗
疾徐有節動靜有期無窮如天地之運轉不竭如江漢之渺瀰沒而復出如兩曜盡而復生如四時
同子弟之親父兄急難相救若手足之捍頭目斯須不離屹屹然立不敗之地堂堂乎成無敵之師
以虞待不虞則禍亂息矣治多如治寡則進退隨之所謂有備無患居安慮危保寧宗社震讐蠻夷
暢皇威於禹畫生兌悅於堯眉夫如是岐陽大蒐安能竊比驪山講武不足稱奇以此攻城何城不
克以此平戎何戎不北兵雖示乎服習戰必分其曲直周武桓桓之衆尙以仁而伐不仁漢高將
之材固鬪智而不鬪力旣而皇歡洽白日斜還北闕御東華宴喜斯備慶賞有加氣增堡障聲動幽
遐通大漠極流沙佇見破天親可汗之名風行紫塞賜奉國契丹之印永屬皇家帝庸作歌曰順時
獮狔安邊禦寇揚我武兮師人輯睦軍陣習熟威醜鹵兮不教而戰祇取敗兮不戢自焚予深戒兮
近臣再拜而廣歌曰秋大閱兮威窮邊兵力銳兮人心堅封狼居兮禪姑衍抵瀚海兮登燕然俾遁
逃兮無地咸扶服兮朝天無外之化兮被率土升中之禮兮告上元然後飛英聲介景福億萬斯年

西郊講武賦

田錫

吾皇帝以品物咸寧方隅砥平當北闕之無事幸西郊而講兵萬乘天旋按和轡之節奏六師鱗萃分部伍以縱橫蓋以安不忘危先王之訓理不忘亂聖人所慎雖寶祚之重熙當昌朝之應運禮稱秋獮法無爽於威加易貴師貞動必遵於豫順於是綸綍宣詞西郊戒期中謁者傳出兵之令大司馬陳講武之儀甸人奉職以奔走軍吏宵征而陸離觀象於天當太白垂芒之際陳師於野協金風蕭物之時於是駕太一之帝車出兌方之近甸聲容海蕩以川振扈從風驅而電轉宣傳號令若驅山之闔兵分布陳行比滇池之教戰百萬之衆如虎如貔三千被練如熊如羆或圓陣以右布或方陣兮左施或靈龜以進矣或金鉦以却之喧喧闐闐天地爲之震蕩乍離乍合山岳爲之分披睿武皇威讐四裔而盡恐軍般兵勇肅萬里以咸知旣而臣下山呼天顏兌悅罷鵝鵠之行伍散魚麗之布列蚩尤扈蹕以遵路風后陪乘而中節乃捨爵以賞賚追策勳於功烈古稱耀德我則克己以虔恭孰可去兵我則以時而講闔夫武有七德修之於君天生五材用之於民靖亂四方必以武而底定懷其萬國必用文以經綸是知武輔於文若雷霆表昊穹之怒文經於武猶舟航濟巨川之津宜

乎仁君纂嗣於丕圖睿德方臻於至理總兵三百萬拓地萬餘里整齊黎元混同書軌然春秋有闕兵之禮仲尼垂教戰之旨故神武耀乎區域天威震乎遐邇書云夷夏蠻貊罔不率俾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損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

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日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栗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寇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陷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

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且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倡勇敢

前人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栗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

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先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裔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

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練軍實

前人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

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旣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旣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旣已託於營伍之中而其姓名旣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

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爲五十已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賊盜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有旣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蓄材用

前人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鱣魪之所蟠鯢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敵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不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沿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敵國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